

致敬 抗战老兵

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



加入新四军,英勇作战打日军 ——访抗战老兵林承立

■记者 李海金 文/图

汀田街道寨下村的林承立老人,今年93岁。8月29日记者来到老人家中,林承立老人正躺在床上,听说记者是来询问老人抗战事迹时,便缓缓坐起。吩咐家人拿出两枚纪念章,一本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证明书》,老人便回忆起那段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。

顶替兄长被拉壮丁后来逃跑

1922年4月,林承立生于汀田寨下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他有五个兄弟,自己排行老三。18岁那年,国民党抽壮丁,抽中了他二哥,因为二哥刚刚结婚不久,就由他顶替。老人说,现在参军入伍是很光荣的事,但国民党抓壮丁完全是两码事,几个大兵带着枪和麻绳过来,你不乐意就用绳子绑起来押走。在家里人的哭泣声中,他就这样被抓了

壮丁。之后,林承立所在部队到了浙江桐庐县。国民党的军队里,等级森严,他是一个小兵,经常被欺负。好几次他因为出操不好,被当官的往胸口狠揍。不过,这些都可以忍受,最受不了的是,那些当官的名义上说是抗日,但好几次见到日本兵都逃得比谁都快。一年之后,林承立实在无法忍受,就和一位永嘉的战友

一起趁夜跑了。林承立跑到了湖州,在一家庙里落脚,想回家又身无分文,就在寺庙里种地干活讨口饭吃。他做事勤快,人又老实,庙里的和尚说,现在兵荒马乱,要不就留在庙里剃度当和尚吧。林承立一听,赶紧拒绝,心里一心要回老家。在庙里干了一年活之后,他又到当地农村里,给当地保长干活,也是只给饭吃,别的都没有。

加入新四军多次参加抗日战斗

1945年1月,新四军部队经过湖州。林承立早就听说过新四军比国民党的部队好多了,就赶紧跑去参军入伍。他冲进新四军驻扎的院子里,开口就说“我要来参军”。一位班长很高兴,说“好好好”,就把他留了下来,又看他穿得破破烂烂,给了他一套崭新的军服。于是,他成了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七团的一

名战士。林承立说,新四军部队里,干部们都没什么架子,和战士们打成一片,大家对他也很好。因为他出身穷苦,又很积极,入伍两三个月后,班长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部队里,林承立多次参加了和日伪军的战斗。入伍半年之后,一次他们攻打一座日军炮楼,炮楼里有不少伪军。当时日

军已经穷途末路,部队干部们上前喊话,告诉伪军我军的政策,劝他们早点投降。林承立和其他战士则埋伏在旁边,等待时机。突然,敌人不知从哪里赶来了一批援军,双方立即交战。我军装备较差,虽然经过一夜激战,还是没能攻下炮楼,我军伤亡很大,林承立的入党介绍人班长也牺牲了。



冲锋时左大腿被子弹打穿

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,林承立的部队前往山东驻扎,之后和国民党的军队进行了多场战斗。林承立逐渐成长为一名老兵,并曾两次负伤。94岁的他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场战役,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1946年11月,在一场战斗中,一枚炮弹就落在他脚边,他本以为这次死定了,但这枚炸弹竟是哑弹。当敌人的炮击停止,我军发起冲锋的命令,林承立两手一撑跳出战壕,正要冲锋时,一枚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腿,他马上倒了下去。

林承立挽起裤腿,记者看到,他的左大腿里侧接近膝盖的位置,明显少了一大块肉。他说:“子弹进来的这边是个小洞,出来的这边已经是个碗大的伤口,肉都被打飞了。”

之后,林承立一直留在山东,新中国成立时,他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直属第一劳教所公安大队副班长。由于战场受伤的原因,他的眼睛不太好,腿脚也行动不便。1951年5月,林承立复员回到寨下村老家,1953年结婚,因为受伤原因,没法种地,从此做些小生意。

现在林承立有4个子女、孙辈10人。他常对家人说,和牺牲的战友相比,能活着回家已经是自己最大的福气。他清晰地记得,复员回家的那天,按照政策,他从瑞安里领到了鞋袜一双、毛巾一条、肥皂一块、洋布三十二尺、补助粮大米两千三百斤,七八位同村的弟兄们挑着十几筐的大米从县里回到村里,沿路村民们的羡慕和崇敬的目光,让他感觉到了身为一名战士的光荣。

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履行军人的职责 访抗战老兵戴大同

记者 项乐茹 文/图

马屿镇洋山村洋山翻水站对面的一排民房,其中左侧一间住着一位94岁的抗战老兵戴大同。年轻时,他跟随表兄弟赴南京,参与抗日战争,还是黄埔军校的学员。在部队里,他虽没上过正面战场,但是负责后勤工作,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履行军人的职责。

曾是黄埔军校学员

见到戴大同老人时,他正坐在椅子上翻看杂志,虽然头发花白,但看起来文质彬彬。因为年事已高,他有点耳背,需要凑近耳边慢慢说才能听见,但是能用较标准的普通话回答。如果不说,很难看出老人年轻时参加过军。

戴大同出生于1921年,家里有三兄弟,是家里的长子。年少时,他读过几年地方私塾,师范

生毕业,是当地少数的几个知识分子之一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戴大同一个在平阳章底的表兄弟在南京某国军部队谋有职务,他告诉戴大同的母亲,与其等别人来抓壮丁充军,不如跟他一起去南京。作为家中的长子,戴大同投奔表兄弟前往南京。

到南京后,戴大同经历过南京大屠杀,看到过遭日本军队残忍杀戮后南京城内尸横遍野、尸臭弥漫的惨状,至今仍印象深刻。

也许因为时间隔得太久,戴大同已经想不起当年在南京那支部队的具体名称,只记得被分配到了后勤部门。而且到部队后不久,上级领导看他会读书写

字,就推荐他去黄埔军校学习,培训后便留在了南京。

在南京的部队里,戴大同负责的岗位是无线电通信总务。“没有上过前线,也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仗,也没有摸过枪。”戴大同说,他当时主要负责内勤联系的工作,负责电话转接等工作,帮助传达上级通知。

说到这里的时候,戴大同老人不禁哼唱起一首歌曲,虽然不能听到清晰完整的歌词,但依稀能听出这是一首歌颂通信兵精神的歌曲。戴大同说,虽然没上过前线有些许遗憾,但他是一名军人,服从上级命令是他的天职;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同样履行军人的职责。



回乡过普通生活

因为在后方部队,相对比前线安稳,戴大同一直留在南京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因为考虑到家中的老父母需要照顾,他选择返乡。

戴大同的二儿子戴钦林告诉记者,回乡后的父亲,在地方小学教过书,也在当地附近工厂里帮过忙,也曾到翻水站里工作。因为种种原因,他极少跟外界以及家人谈起以前参军时候的事,甚至外界一度还传着父亲已经过世的消息。而且,曾陆续有上海等地

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工作人员来调查核实父亲的身份,父亲从来都不敢承认。直到1988年,父亲才承认自己是黄埔军校的学员,并参加了瑞安黄埔军校同学会。

戴大同和妻子育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,现在居住在马屿洋山村,做过白内障手术后,眼睛依然灵光,仍然保持着看书的习惯。由于老伴已经过世,分散在马屿、上海、杭州、石家庄等地的子女就商量好轮流照顾父亲,陪他安度晚年。

